



YU NI NIN NIN

勇气凜凜

日本 高杉良 著 徐鲁杨 译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译林出版社

勇气凛凛
YU KI RIN RIN

〔日本〕高杉良 著 徐鲁杨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气凛凛 / (日) 高杉良著; 徐鲁杨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12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ISBN 7-80567-995-9

I. 勇… II. ①高… ②徐…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146 号

经作者授权, 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由株式会社日
本著作权输出中心代理。

登记号 图字: 10-96-32号

书 名	勇气凛凛
作 者	[日本] 高杉良
译 者	徐鲁杨
责任编辑	叶宗敏
原文出版	株式会社角川书店,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2
字 数	174 千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95-9/I·630
定 价	11.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我最初读到这本书时,感觉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因为它毕竟是日本著名经济小说作家的最新力作,仿佛是一部优秀传记文学。作者用极朴素的笔调向人们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企业家和他的企业的创业史。

当我还没读完时,就感到它对今天许多从事商务、企业工作的人士来说是一部颇有借鉴意义的参考书,也就是说,这部书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它的社会性和教育性,所以我很愿意将它介绍给更多的人来读一读。

中国的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其核心无疑是人的思想和观念,包括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家庭观等等的转变。应当说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逆转的。谁都不能否认,观念的转变使我们更加聪慧,带给我们许多机遇,让我们富裕起来。

对比今昔的物质生活,我们常常感叹过去的我们太可怜,觉得世界原本不该是那个样子,而应该像现在一样,甚至更好。回顾旧时的观念,实在太可笑,连自己都不可思议,难怪下一辈的人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的确,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对旧观念、旧事物的否定之上的,事业的成功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今,人们都懂得生产商品也好,做买卖也好,首先要研究需求,把握市场,这正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常识。然而,仅仅有这一条并不就意味着成功。书中的主人公武田光司开创的穗高事业是

怎么成功的？作者向我们讲述了那么多感人的故事，如何白手起家，如何一波三折，酸甜苦辣太多太多。论其成功，原因很多，有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有不断开拓勇于进取的意识，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令人折服的敬业精神，有满腔的热情，有严格的内部管理，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知人善用的本领……但是，我认为武田成功秘诀的核心是他的“诚”和“信”。诚和信其实不是什么新概念，古来就有，并非武田的发明创造，而是厂家和商家必须懂得的最起码的生意经，不仅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丰田汽车、松下电器、伊藤洋华堂等企业的成功，无一不贯穿着“诚”和“信”。而这两点却正是我们所长期忽略的、淡漠的。

我们过去曾经经历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计划经济，搞生产，做买卖与个人乃至“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几乎毫无关系，作为厂家和商家原本必须懂得的生意经变得似乎不需要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严重扭曲，不知道世界应该是个什么样，弄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无法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贻误了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大好时机。眼下，我们很有必要补上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经营这一课。

当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告别旧模式，开始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舆论上有过多强调机遇、强调公关、强调销售技巧的倾向，依然忽视了最本质的东西——“诚”和“信”，因而，有的企业在机遇的支撑下轰轰烈烈，过几年后终成昙花一现；有的则靠广告效应得意于一时或对产品本身缺乏自信的所谓“促销高招”赌一把，最后不过是过眼烟云。

其实，机遇也好，广告也好，赌一把式的促销手段也好，都不能成为企业的根本支撑。如果没有诚心诚意为消费者着想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没有以信取人的基本态度，而靠投机取巧、偷奸耍滑的手段经营，企业没有不很快衰败的。

本人对经济工作没做过专门的研究，只是凭着直觉，凭着自己

的本职工作与经济和商务的那么一点联系,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以上所发议论纯属个人管见,只作为我推荐这本书的理由。翻译中,由于水平有限以及对经济工作的陌生,谬误一定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多多指正。

译 者

1999年5月3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好斗太郎”	1
第 二 章 最佳营销员	15
第 三 章 辞职	36
第 四 章 改行售货	57
第 五 章 第一次发货	71
第 六 章 公司老板兼卡车司机	85
第 七 章 有志者事竟成	98
第 八 章 休戚与共	112
第 九 章 来去自由	150
第 十 章 不拘一格求人才	169
第十一章 夫妻恩爱	186
第十二章 泡沫经济时期的坎坷	192
第十三章 风雨同舟二十年	212

第一章 “好斗太郎”

1

“为什么非要我去见那个武见太郎不可呢？而且还不在于演播室。就像是我被他召见似的，真是岂有此理！”冈本太郎傲气十足地仰靠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上，沙哑的嗓子愤愤地发着牢骚。

“冈本先生，事到临头还请您多包涵了。再说，武见先生之所以能爽快地答应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小时接受采访，不就因为采访人是大名鼎鼎的您吗？”前排的武田光司始终笑脸相陪，一个劲地哄着冈本太郎。

出租车这会儿刚刚出了坐落在南青山的冈本府第，朝着银座方向驶去。

这是1966年初秋某日的上午10点左右。10点30分将在银座教文馆大楼里的武见诊疗所里由冈本太郎对武见太郎进行专访。

1938年出生的武田今年28岁。1米70的个头，浓眉下长长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倔强的气质，微黑的脸上略有几分苦涩。

冈本太郎今年55岁，算得上世界级的油画家，从年纪上讲与武田有着父子辈份之差，可现在看上去他就像个撒娇的孩子。

“如此无聊的节目，究竟是谁策划的？”

武田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今年春天开始，文华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7点到8点

的《新闻 60 分》里穿插了《特邀评论员》直播节目。冈本所说的“无聊的节目”究竟是指《特邀评论员》呢，还是指采访武见太郎这期节目呢，武田无从判断。

《特邀评论员》节目选定冈本太郎、秦丰、大岛渚、寺山修寺、石丸宽等五位知名人士出场做特邀评论员颇具新意，一时间收听率飙升，成为文华广播电台的标志性节目。武田负责的是冈本和石丸两位，冈本的节目排在星期日，而节目录制的时间则是根据武见太郎的方便安排的。《特邀评论员》的策划武田没有参与，是由报道部小柳部长一手组织的，包括向台领导建议起用冈本做特约评论员以及去请出冈本。

把在报道部并不得志的武田调到制作部去负责冈本的也是小柳，而建议让冈本太郎对武见太郎做一采访的则是武田。

以“好斗太郎”而闻名的武见太郎是日本医师学会会长，在医疗界算得上头号权威人物。

另一方的冈本也是个性极强的人，在这一点上丝毫不亚于武见，武田认为这两个太郎的组合无论是它的话题性还是意外性一定都会十分精彩。

“和那种家伙见面实在是倒胃口。”果然，冈本到底还是不情愿。

然而，武田不乱方寸，继续采取攻势：“是不是请先生就医师学会或者医疗制度的现状同对方坦率地交换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这话题一定会很热烈。”

“唔，知道了。真没劲，那……就见一下吧。”冈本到底经不住年轻人的软缠硬磨，终于勉强答应了。

不知是出于对同叫太郎感到亲近呢，还是想知道冈本太郎何许人也，武见倒是异常爽快地接受了约请，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早晨 7 点直播有困难。还是请你们在×日上午 10 点 30 分到这儿来吧。”

本来就不情愿的冈本这下更不高兴了：“开什么玩笑！凭什么要我过去？”这可苦了武田，为哄他消气，真不知费了多少心。

“不管怎么着，武见太郎比先生您年长7岁，又是日本医师学会的会长，总给个面子吧。对方只有这个时间有空，也只能请先生做个让步了，您说呢？”

“我就闲吗？我从来不接受这种出场费又低又麻烦的差事。”

每月四次共10万日圆的出场费，这对电台来说，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在冈本根本就瞧不上。

“出场费的确不高，我相信这对先生您是次要的，您会以一种对社会的使命感来帮助我们的《特邀评论员》节目的。”

在赫赫有名的冈本太郎的面前，毛头小伙子敢用如此口气说话本身证明了武田在冈本眼里是好样的。武田在知道了自己今后要领导冈本的那一刻起，心里就决定要以不卑不亢的最自然的态度与冈本打交道，该说的还是要说，至于可能对方不乐意那也只能任其自然。

尽管人们对冈本太郎有看法，说他固执己见，不给情面，一意孤行，但武田认为他不是别人所说的那样令人畏惧，性格乖戾或者不通情理，倒觉得他挺坦诚率真。

对冈本，武田努力做到以诚相见，对事情的是非曲直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当冈本在节目中发表了富有见地、令人折服的观点时，武田总是由衷地向他表达自己为能与冈本先生一起工作而感到十分荣幸和愉快的心情。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密切交往，冈本已经完全接受了武田。

“行了行了，你这小子，一句都不肯少说，那我就再给你一次面子。”

“谢谢，我一定记住先生的恩情。”

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可是，到了当天的早晨，冈本的脸上阴云密布。

“早上好!”通常应在早晨5点30分去迎冈本,今天则是9点30分,差了4小时。

冈本已经是整装待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着武田,但对武田的问候却既不理睬又不给一丝笑容。

“先生,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了?”

“是啊,从昨晚起一直这样。”

秘书平川玲子笑着在一边插话道。话音刚落,冈本瞪了玲子一眼,怪她“多嘴”。玲子是冈本的秘书,看上去三十二三岁的样子,小巧玲珑,是个挺迷人的女人。

平川可不在乎,回道:“先生,别再不开心了,您这不是太为难武田了吗?”

冈本没吭气。

“武田,请用茶。”

“谢谢。”武田来到冈本对面坐下,慢慢地啜起香香的绿茶。

要是到录音的时候,冈本决定沉默的话,那才叫要命呢。武田真不敢再往下想。

虽然,武田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但结果却糟到了极点,这是武田万万没有料到的。

2

10点25分,冈本和武田乘坐的出租车抵达武田的诊所。宽敞的接待室里,两人等了10分钟。

武田一边为录音机接着线,一边说:“这儿没有一点诊所的气氛呀。”

“能在银座腹地开这么家诊所,一定是从那些有钱的患者头上盘剥了不少,哼,江湖庸医做派!”把这间屋子打量了一遍,冈本又

说，“画倒挂了不少，就是没一件像样的。”

“先生，您说话小心点，武见太郎先生可是位名医，又是日本医师学会的会长啊。”

“名医？也不怕人笑话。”

正当冈本还要说什么时，传来了叩门声，武见太郎出现在门口。

武田恭敬地站立着，身板挺得笔直。冈本却照样在沙发上坐着，身子连抬都没抬一下。

“我是武见。”

武田立即深深地鞠上一躬并递上名片，自我介绍道：“我是文华广播电台的武田。”

“哦。”武见轻慢地点了一下头，接过名片连看都没看一眼，随即揣进西服先里。武田却没能得到武见的名片。

武见太郎宽厚的肩膀颇显富态，身高也就1米65左右，不像武田以前想像的那样高大魁梧。

“武见先生，今天承蒙您在百忙之中抽空赏先，不胜感激。我给您介绍一下冈本太郎先生。”

冈本昂起头，用锐利的目光望着武见。

武见见状，没有发话，重重地坐在沙发后，回敬似地也瞪着对方。不用说，双方也没有交换名片。两人早早地较上了劲儿，一见面就迸出了火星。武田感到呼吸都困难，不由得咽了口唾沫，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带，两条腿不住地发抖。

“冈本先生，请您先开头吧。”武田的声音都变了调。

“作为日本医师学会的会长，你的工作好像仅仅是维护私营医生的利益，欺软怕硬是你的本事。”

劈头就一重棒，武见当即变了颜色。

“胡说些什么，无礼的家伙！你有什么根据……”

“你不就因为骂遍了厚生省的大臣和官员是‘红色官僚’，换来

一个‘好斗太郎’的绰号吗？你为此挺得意啊，你同自民党的所谓政治交涉不就是达到了提高医疗费的目的而已吗？”

“我只是抨击了官僚体制而已。说私营医生是强者是错误的。有你这样说话的吗？我有什么得意的！别来这儿无理取闹了，无礼的家伙！”武见提高了嗓门，拳头把面前的茶几砸得通通直响。

“明明得意，就别怕人说嘛。5年前保险医生总辞职的要挟是怎么回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武田在一边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冈本却不肯罢休。

谢天谢地，冈本终于没有甩出追究保险医生总辞职这张牌，只是虚晃一枪。武见急忙把话题扭到医疗费纷争的政治解决问题上，那是1961年的事情。

冈本又咄咄逼人地发起了进攻。

“你所做的一切只是肥了私营医生，你行医靠的是算计。你快给我辞了医师学会的会长！也好还国民一个幸福。什么骗人的医师学会，彻头彻尾的恶势力。”

“你这个家伙，看来只会画些蹩脚画，都信口雌黄些什么！和你这种人谈话毫无意义。给我滚！”

“都怪你，让我来见这种家伙！”

冈本突如其来地掉转枪口，武田被弄得狼狈不堪，想说什么，可一时又想不出恰当的话语。

有人送来了绿茶，冈本没喝，无疑，此刻他不会口不渴。武田感到嗓子眼儿要冒烟，可哪敢把手伸到冈本而前去端那茶杯呢。只有武见咕噜咕噜地喝了，又把杯子重重地磕回杯垫。

回去的路上，冈本绷着脸说：

“这是节目开办以来最无聊的一次采访，节目干脆取消得了。”

“那下周一的新闻节目不就要出现空缺吗？怕是取消不得呀。”

“那你们看着办吧。”

“下面怎么办，要和部长商量。因为刚才的录音时间上不足，星期一早上还要劳您来电台一趟。”

“好一个用你没商量的电台。”

从冈本的口气上听得出，他这会儿的情绪比去的路上好多了。

“肚子饿了吧？一起去吃点吧。”

“谢谢，蒙先生好意，那我就不客气啦。”

武田觉得就采访武见太郎这件事，自己有必要说上几句，要是平川玲子在场，话更好说一些。到了冈本家，在客厅里，武田从沙发上直起身子给冈本鞠了一个躬后，神情严肃地发话道：

“今天，先生的态度实在让我不敢恭维。您的立场很明确，应该是一个采访人。我认为您对武见太郎的态度很失礼，简直就像为吵架面去的。我看那‘好斗太郎’不是武见，倒应该是您。我不喜欢您这样。”

毕竟有身份和辈分的悬殊，武田的声音稍稍有些发颤。

要是今天在这儿被宣告今后此门免进，那也只好认了。武田心里主意已定，若是被拒绝，就向公司打辞职报告，“狂妄的小子”也好，其他什么也好由别人说去吧，反正我是无法再沉默了。

“唔，倒也是。”冈本笑着接话道，“也许是过火了点。我只不过是说了我想说的，发泄了憋了好久的怨气，心里畅快多了。那家伙，火气也不小啊。你的话没错，我该反省。”

不知怎的，武田觉得心头一热。泰斗冈本太郎竟会向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低头认错。

第二个星期一的《特邀评论员》的反响非同小可。压倒多数的听众认为“冈本太郎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迄今为止，敢如此淋漓痛骂当权者武见太郎的只有冈本。

听众来信中，认为“两个人都失态，半斤和八两”的也有几封。

“要慰劳你哩！”

看样子，是节目的反响鼓舞了冈本。这天，他约武田来到银座的一家法国餐馆，饭后，冈本让男侍者将剩下的菜打包。

“回去喂乌鸦。”冈本不好意思地说。

冈本家的院子里养着乌鸦武田是知道的，可是它会吃牛排吗？

“先生为什么喜欢乌鸦？”

“乌鸦它不亲人，这一点好。”

“我想它不吃牛排，该不是您的夜餐吧。”

“瞧你，又多嘴！”冈本笑着嗔了武田一句。

出了法国餐馆，冈本领着年轻人来到一家叫“眉”的高级酒吧。

“为了你的将来，我给你介绍些好人。”

冈本介绍了正在“眉”消遣的建筑家丹下健三和东京电力公司的某副社长，武田感到很荣幸，丹下也好，某副社长也好，都给了自己名片。

“虽然武田君在文华台是小字辈，却是很有前途的。”

武田还是头一次受到冈本的夸奖。

冈本比丹下大两岁，1956年冈本为丹下设计的原东京都政府办公大楼制作了陶板壁画，从此，两人的关系一直亲密至今。

当年的陶板壁画曾荣获法国的《今日建筑》杂志的国际建筑绘画大奖，一时间成为美术界议论的话题。4年之后，冈本又为大阪的世界博览会设计了太阳塔。

《特邀评论员》节目持续了一年。因为冈本每周都有一次节目，从早晨5点30分开始，连同准备在内，要受3小时的约束，早已叫苦不迭。节目告终的时候，他高兴地对武田说：“总算能睡上安稳觉了。”

节目完了之后，冈本招待武田等去伊豆修善寺的落合楼旅馆做了一趟为期两天的旅行。

“我先睡了，这酒你睡前喝吧。”说完，把一瓶“乔尼黑”往桌上一放，便折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貌似粗线条甚至无心的冈本原来对人是这样体贴入微而又做得落落自然，武田深受感动。

3

1967年3月，武田奉命调回报道部，又开始了快快不乐的日子。

在制作部，武田的工作有口皆碑，经常放弃节假日休息，或搜集资料，或采访，或联系方方面面，忙得不亦乐乎。可回到报道部，一下子成了丑小鸭。

武田于196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政治经济系，他的夙愿是当一名新闻记者。毕业后，他悉数参加了朝日、每日、读卖等综合大报的招聘考试，却无一上榜，只好再考文华广播公司，这次总算止住了节节下滑的势头，成了一名广播电台记者。

儿时，武田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在中国的满洲生活过，又因回日本前后的耽误，上小学比正常年龄晚了一年。少年时曾向往当律师，所以考进了中央大学的法学部，才学了一年，又憧憬当新闻记者，再次考入早稻田大学。就这样，武田就职时的年龄比正常的大了两岁。

武田的自我分析是，自己之所以不能很好地投入电台记者的工作，缘于对当电台记者的不满足。有时外出采访时遇上个报社记者就自惭形秽，恨不得躲得远远的。

进电台第二年的1963年11月22日，第35届美国大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演说时遭遇暗杀的那天，武田下了夜班在家睡觉。家人为这条重大消息唤醒他时，他却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职业敏感性。

毕竟身为记者，多少还是会当一桩事。下午，他来到位于四谷

的公司时，一楼的报道部里除自己以外，所有的人正忙得不可开交。武田感到这里没有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常常独自在一边发懵，心里当然很不好受。

从三楼的制作部回到一楼的报道部那会儿，武田回想起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那天的往事，暗暗下决心要从头开始，一定干出个样来。谁料，刚一下来就受到同事的揶揄：“嗨！社长回来啦！”使他刚调整好的情绪一下子又落入低谷。

记得武田刚进公司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被人称做“社长”，这个外号是部主任松木给起的。松木也是早稻田大学出身，是武田的学长，说话不讨人喜欢。

“咱文华公司有两个社长，一个是武田，他是‘天平’的公子，早晚要继承家业，算他一个没错吧？”

松木这么一说不要紧，在有 25 人的报道部，同事们都管武田叫起了社长。

武田进公司不到一年便成了家。父母为他在千叶县的市川买了一处住宅，虽说是二手房，但是幢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比起大多数同龄人来，武田的日子过得相当优越。

武田的父母在东京的葛饰区新小岩开着一家叫做“天平”的日本餐馆。餐馆占地 3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0 平方米，有 6 名厨师，4 名跑堂的，周围的中小企业常常来这里招待客户，固定的客人也不少，生意甚是兴隆。作为长子，武田要是愿意的话，完全可能继承这份家业。

武田并不曾在何时向何人炫耀过自己的二手住房，可有一次，松木对武田不无挖苦地说：

“伙计，什么时候来我家玩一趟。我家里的家具可是刻有历史印记的哟，客厅里的家什是用什么时候的奖金、这张桌子又是哪一笔奖金买的全都能说出历史来。”

松木平时要求部下很严格，包括错别字和日常行为习惯，要是